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
之英秦漢以來鮮儷矣自
建隆
乾德之肇造暨
建炎
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
烈焜燿方冊雜埋光鏟乘位不

乾隆御覽之寶

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歟求
之記事之書則灝灝噩噩未易
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
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
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
銘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
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
之韓洪譚杜牧之譚忠傳今質
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
攷信於溯失之迹不爲無助云
紹熙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録上

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卷一

太宗皇帝御製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神宗皇帝御製

韓忠獻公琦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

卷二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文懿公孫抃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文忠公歐陽脩

卷三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四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文懿公孫　抃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五
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　景文公宋　祁
卷六
司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
賈文元公昌朝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卷七
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　文恭公王　珪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卷八
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　文忠公蘇　軾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黄門李　清臣
卷九
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高康王繼勳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文恭公王　珪
卷十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　清臣
卷十一
范忠宣公純仁世濟忠直之碑　文昭公曾　肇
卷十二
吳武安公玠神道碑　中書舍人王　綸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　岐下張　耀
功績記　明　庭傑
卷十三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沂公趙　雄
卷十四
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翰林學士王　驥
卷十五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宮　弼
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十六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忠獻公韓琦
曾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卷十七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荆公王安石
康刺史延澤神道碑　翰林王禹偁
卷十八
張刺史綸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
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荆公王安石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卷二十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文忠公蘇軾
卷二十一
周安惠公起神道碑　荆公王安石
王待制質神道碑

卷二十二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龐莊敏公籍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卷二十三
余襄公靖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脩神道碑　學士畢　仲游
文定公蘇　轍
卷二十五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种公世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卷二十六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卷二十七
周侍郎沆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　光
趙樞密瞻神道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録上

太史范祖禹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一

太宗皇帝御製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唐堯在位聖賢謂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開泰八方理定千載會昌必旌柱石之林以觀其壯節曉梅之寄以濟其和平是故應運握圖明王聖帝受天寶命開國成家無不用忠確間世之臣先輔基業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萬代通規一時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勲者其故真定王普之謂矣王姓趙氏字則平其先潁頊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謂伯翳帝堯賜姓白嬴氏造父其後也有功於周穆王受封於趙周德下衰叔帶去周適晉大鄉取晉遂開國焉今爲常山人也王蘊人倫之風繄稟山嶽之儀形晦而不擊寬而無撓竭其誠志有始有終無善不藏非義勿取頃自我太祖從周世宗南平淮甸水陸兼行龍虎震威號令始發捷如響應冥契人神是時擒其僞將皇甫暉於滁上王時爲邵之參佐斷事明敏獄無冤者　太祖聞名召見與語深器之洎後　太祖伏鉞

左馮因辟爲同州節度推官歷滑臺許田睢陽三鎮從事其在幕府也恭謹畏慎盡竭赤誠夜思晝行勿矜勿伐可謂龍吟虎嘯雲起風從如懷萬頃之陂遭遇承平之運　太祖光宅天下龍躍南丘知有佐時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擢爲諫議大夫樞密學士仍頒金紫以榮之是歲上黨帥李筠叛　太祖將議親征委之留守調發軍實王以爲　聖上躬擐甲冑臣子宜效驅馳乃陳懇上言乞扈從鑾輅洎中塗進策曰　陛下初登寶位應天順人將制驍雄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成擒也　太祖深納其言舉兵速進未至高平李筠果擁衆出戰于時靈旗指處勇士齊心叛帥自焚餘黨就戮旋又維揚帥李重進苞藏禍心阻抗王命　太祖便殿召對問攻取之策王籌其擅修孤壘倚恃長淮而士卒離心資糧乏絶以順討逆動必成功　太祖深然之乃親御六師長驅淮楚不渝數月果致盪平駕還舊邸功賞階級授金紫加太保充樞密使仍賜功臣之號爰自累代以來朝廷多故諸侯專制兵甲亂常加以僭僞未平師旅未備餘風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務草創深惟遠圖利害靡不言纖微靡不達忠盡其力言如轉規啓心不疑振舉風俗故得遐邇悅服政令惟新背其功也乾德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之大用出於流品矣我　太宗觀其才智凡事責成既升近密之權可觀立功之效英聲爲之間出文物爲之復興戮力同心如石投水固以蕭張讓德姚宋推功魚水之歡未足爲比惟誠惟信少是少非揚歷艱難上副弼諸之任明哲兼濟聿臻命世之才忠順其言純誠克著恢張出之於人表翊戴以助於康平狥公滅私不忘片善用心合道逆耳求知開寶六年　太祖以王始佐創業克致昇平代罪弔民開祐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吳會來北戎威德綏懷無遠不至雲龍際會大道合符十有餘年矣知無不爲甚煩神用務均勞逸以優畫臣尋授太傅佩相印持節河陽洎脫嗣守不圖勤修庶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尉使相如故乃睠并汾民隊塗炭戎車一駕逆壘霄降既靜妖氛爰輦爵賞改太子太保增加井賦北連朔矯東盡海嵎禹穴唐郊盡爲

王土朕嘗念往年之舊德褒嘗輔弼之殊勲帷幄之謀明於果斷
思置之左右前後任之以耳目股肱粤自藩垣入屋廊廟久渴弼
諧之道更資調燮之能遂徵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
階已正百度惟貞憂國忘家直亮在意嘗誡諸弟諸子以爲授寵
逾分富貴逼身一領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弗預
焉嘗念頃自宥密升于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親屬而求恩
澤爾等各宜砥礪無尚吾過故自始至末親黨無居清顯者昔春
秋美晉大夫羊舌肸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王復有焉八年以褒鄧
之俗獄訟攸煩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車布政鄉閭阜安事有未
便於民者削而去之利於民者舉而行之豪猾畏威鰥寡懷惠暨
改轅襄漢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時已得病於南陽經年未差就移
漢水重鎮便藩常思報主之誠每懷憂國之志廼心王室時有箴
規上表引唐姚元崇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極人臣獻納之意興
懷慷慨詞甚激切揣摩時事居安慮危此又其忠藎也朕以歷代
藉田其禮久廢勸農務本其可忽諸乃命有司舉行舊典改元布

慶帝載惟凞造膝沃心惠我耆德而王久違宸扆思拜闕庭既累
進於直言宜再踐於寢廟復授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登
雲霄之上位擢列辟之崇資燭幽明而無怠無荒報恩榮而可大
可久刑政之務知無不爲功績播於謀猷羣庶謂之明哲獻替之
職理事皆通不憚劬勞夙夜匪懈可以傳聞清世書于簡編而連
歲之間風疹頻發願避賢良之路乞歸閑散之官朕以勲舊之臣
方深倚注命駕臨問涕泣興言齒髮雖衰痾瘵未退荷天之寵力
所不任特授太保兼中書令洛陽留守又經歲疾勢轉深上表堅
乞退避以攘災青勉強誨諭志不可奪乃冊拜守太師進封魏國
公就便頤養太醫中使不絶於路顒望有瘳別加殊渥豈期美疹
遽至彌留以淳化二年七月十四日薨於洛陽之私第享年七十
有一朕覽表驚嗟悲慟累日不得亟祝桃茢親臨其喪縗服舉哀
輟視朝五日遣右諫議大夫范果持節策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
特賜謚曰忠獻弔祭賵贈之數並令加等以盡君臣之禮焉二年
二月命有司備鹵簿葬於洛陽北邙之原而合祔焉嗚呼梁木斯

壞哲人云萎若濟巨川予將安寄王性本俊邁幼不好學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凡按强記默識經目請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既博達於今古尤雅善於談諧馬伏波詞辯分明杜征南手不釋卷見事而敏抱器自然壯志無窮日新其德許國常存於懷抱令譽以至於宏彰其爲子也孝養于親動不違禮友愛於昆弟嚴慈於子孫其仕於公也奢儉酌中貞純許國名器能守謙卑益光茂德崇勳輝映朝列寵遇之盛今古罕聞自再入廟堂時陳規諫負荷重寄常懷啓沃之心竭力輸忠以待公家之事有萬石之周慎孔光之謹密管葛之智畧房杜之經綸舉而兼之斯爲全德朕於早歲嘗與周旋而節操有恒始終無玷荷台鉉之任處輔弼之私既集大勳荐膺典冊紀其功烈宜在旂常昔唐虞之得臯夔夏商之任尭益有周以閎散佐佑炎漢以蕭曹弼諧用能寅亮帝謨緝熙庶績倩庸比德今其勝哉天不憖遺予何自律是廼跡其景行昭之島彝昭巨範於將來庶令名之不朽銘曰應運開國股肱任賢委以心腹操執彌堅實猶令德王佐周旋裨賛明聖厥位名傳信之得人方言柱礎魚水同心君臣盛美夜寐夙興有終有始進思盡忠見義從矣退思補過器識安閒攀龍附鳳備歷艱難縱横志大接對温顔官崇荐陟善惡之間近密公朝與奪非類稟性懷柔區別利害踐揚貴職綽有奇才經綸宏異學識通赫赫皇猷恭恭近侍任以機權寵彰名器啓沃王命業茂勲崇南征北伐平盪姦雄日侍晃旒情僞明察假仗元威好生惡殺若聞諠駭事不怩堪爲國重制斷臨時性直如繩酌中如砥孝悌於家簡編信史惟公之德間代英靈非義不理庶務乃馨積善寅緣敦厚必顯文教潛敷聲聞自遠殊勲表信追思念功素推臣節澤被無窮奇士挺生民安俗阜允洽克從禮讓規矩悲風颼颼夜杳冥冥咨嗟永隔精魄長扃喪此貞純曷終暮景魂影已沉去路斯永廟堂師傅丘壠幽泉勒銘翠琰不勝潸然

神宗皇帝御製

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勲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

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盡然追慟若不勝詔輟視
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于苑中哭之慟
又勑入内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彦上
公勲德之狀于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謚公忠獻無以易
朕念既葬而墓隧之碑未立嘗攷大雅烝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
而寔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興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
之盛莫不與民詠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至矣盖臣之致功者
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
宜有金石刻之以著信于後世而錫訓於子孫非朕其誰爲之惟
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德封于韓遂以爲氏韓亡其子孫散
之他國望出慱陸推其求世名爵而譜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公安
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禀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
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選
太常丞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
異數見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輕不足與論天下事

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
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爲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苟有所知
者未嘗不言其啓廸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邪
佞爲急初王曾爲宰相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
謂切而不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士人罕見奬與公得其言益
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
皆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知制誥知審刑
院益利歲大荒爲劍南三路安撫使活飢民百餘萬減冗役數百
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綺綉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
延州又爲陝西安撫使馳往撫遏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
賊于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黄和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勑
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于河中府公力爲陳之平子既蒙釋又得
推恩及其家憂辣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
之公持攻守二策以決于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
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内寇漢拘賊

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謀此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惰我儻併兵從一道出粮充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激然朝廷終以爲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遽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屯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既而又以機戒福曰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爲致敵而死之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爲四路改秦鳳經略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爲觀察使如范仲淹龐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謀卒不得

用前此鄭戩代公爲四路帥遣劉滬童子廉即降羌所獻地築永洛城域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爲非便止之滬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于獄且將斬而戩力爭于朝公亦以爲永洛可罷而滬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既成而士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鄆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爲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地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上神廟令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指外橫山鬼山之麓與之爲約不敢踰衍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爲帥時虜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爲禁地公曰以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戶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邊東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尚書尋除樞密使自國朝剗革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鬱不可考究諸

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探之下以市賂乃命官條悉冊留而論次之姦緣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秘府以爲世主憲總千餘秩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畧太平之務公因得選敕羣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爲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爲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　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爲子成帝在非高才主且能之以　陛下之聰明睿智柰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長辭未受命　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憂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英宗辭益堅　仁宗欣然用其策　英宗既爲皇子遂入居于慶寧宮嘉祐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顧命奉皇子即皇帝位於時天氣溫晏宮廷內外罔不肅然自幾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爲仁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權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乘輿其素仗出祈兩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顯祖宗真英主也　皇太后聞之喜即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　仁宗實錄昭陵復土上大丞相印綬　英宗親製手詔賜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辭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爲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言公曰往者常籍籍爲民兵遂涅之爲官軍父母妻子莫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亦有義勇何陝西爲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　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憂賊寇大順城公即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或有以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于上前陰撓其謀者

公曰此但膠往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日誠詰之心必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　英宗既用公策遂遣使賫詔往問罪而諒祚懼以表謝於朝廷會　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於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上表云何　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之謀且善　英宗之聽也未幾即卧内承詔以朕爲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即皇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爲　英宗出使既還又引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仍虛上宰位侍之賜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鎮者未嘗有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州貢不至既勑備於陜西又改陜西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州孤遠難於饋餉請弃與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其城阨賊衝横據山界并視不平不可毁留詔抗議以便宜檄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爲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既常有滅賊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且陳句背禍福招來横山之羌爲進討之計會關中頻歲不登邊廩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就河北衍地數震又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動外夷每漢使至契丹必問公安不熙寧初公子忠彦使虜燕於戎帳其主顧問胡常使漢者曰忠彦之兒肖其父乎曰然遽命工圖之而去故例虜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錫謂接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復以向所加命授之公雖在外朕常璽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公形殆非復在執政日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勝慟哉公天資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而辭氣雍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爲憂公獨能蹈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强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驕禄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也公爲宰相十年蓋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澤先推與其旁支逮朝廷録遺其手猶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

星殞於廐中櫪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發兩河卒以一品鹵簿
葬公相州安陽縣農安林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璆廣晉府永
濟縣令祖搆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大人忠產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彥右
賛善大夫純彥粹彥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蚤卒孫男六人維
公奉詔立皇子爲皇太子被顧命立　英宗爲皇帝立朕以承祖
宗之緒可謂定策之元勲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政事比
姚崇其言不幾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
勲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爲天下臣子之勸銘曰嶽祇嶸峨
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予治赤精傳圖繼生仁宗誰適作相有
來魏公烈文魏公匪十于枚天實賚予魏公有來公治萬事靡猷
不經進退賞罰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拂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
縷萬物瑰瑰四夷歌舞雖本帝力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誰尸
公陳與予天命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盈虧旂常之哉勤勞終初乘
馬路車衮衣赤舄其誰公如將相出入公行不歸公死是悼尚想
公儀淚落苑草永懷英宗公則配食我徂于宮孝思罔極潔粢碩
牲鍾鼓管絃從公享之何千萬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

冦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文懿公孫　抃

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冦準方嚴顯亮有文武偉才在　太宗　真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讒終　朕甚歎惜之且務史氏譔揚勲烈具誌于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賁寵志臣承命悉悖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上谷昌平蓋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氏後世率多聞人若東漢恂子翼漕河内破蘇茂畫像雲臺爲中興勲臣曾孫侍中欒以辨絜亡匿宗黨潛散它土故譜諜亡傳又數世有從居馮翊者藉于太峯下遂爲華州下邽人曾祖賁祖延良以唐末亂不仕父湘博古嗜學亡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辟爲魏王記室終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國公贈官至太師尚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氏母趙氏封許

陳曹三國太夫人進始生風骨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
趨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既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說
不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道理正沛若
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真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
受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
府成安宰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
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汶上
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鹽鐵副判官公事會詔百官言邊
事準極既利病　天子器之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
賜金紫判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奪不得已起
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樞密院事
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月召赴闕守本官參
知政事進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年閏七月知鄧州　真宗皇帝
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
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鄭鄉授鳳翔府五年五月詔詣行在轉刑
部度支戶部為一使景德元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二
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知
天雄軍四年四月改兵部尚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六月遷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月罷機務授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鄧
州管內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
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
月改尚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太傅進封萊國公九月
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棗陽聚道州司馬乾興
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準疏通博裕果敢沈毅能斷大務
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頗大義可為
者必奮勵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

亦坦坦無退衂意聞一善薦道推挽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部中會期賦役止計鄉里姓名諭寺門民赴之無毫髮稽滯者本道論薦至有以魯恭卓茂爲比嘗奏事　真宗言切直　上怒起準以手攀　帝衣復御坐持議益勁神色瞭然事既決乃退　上曰此真將相才吾得之若唐文皇倚魏鄭公尒歲大旱　上問政闕失準對曰在洪範天人之際若影響是固刑有所不平爾祖吉王維皆　陛下朝日頃曲法受財各伏萬計吉伏誅家具籍沒維止校于私室仍領濠之定遠簿蓋參知政事馮同母第也　陛下重輕如是亢熯之咎殆天所誡告　上嗟悟者久之咸平景德中契丹頻歲犯塞多縱遊騎剽略小不利即引去僞徜徉無鬬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師徒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是冬果大舉舉國來寇越瓦橋攻高陵直抵于澶魏將飲馬河濡　真宗憂之召群臣議或曰寇深入宜戒嚴京城益重兵守衛或有西南之幸準止之曰淺議[illegible]今聖德明備上合天心將臣協和參謀師律若　帝[illegible]

[illegible]黠數日當遁走設未然則出兵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頓[illegible]客勞逸之狀我得勝算必矣　上悅於是大駕北征至澶南城[illegible]外獻言願駐蹕以觀形勢準曰不過河則人心未寧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日至何慮而不進固爭之連頓首於　上前意氣詞語憤然感愴是日幸北寨御北樓觀視營壘撫勞部伍軍民歡呼自近及遠聲振于數郡虜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弓伏發殄其元帥因密奉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利用往成之御史劉隼取沈毅敢言士塞詔同列者不悅屢白更特例文進隼曰宰相所以器百官今用例則所謂進賢退不肖乃虛語耳命去之故士擢用在準持衡時得人爲多　先帝倦庶政丁謂曲媚迎合結權佞以用事準請間便殿數其姓名曰某某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亮大臣爲羽翼矧　皇太子睿德天縱英聲日茂延師傅議經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察決機務周知天下安危計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　陛下胡

不幸天人之係望諸宗社之正謀乃登大明敷照重霄固　祖宗
萬世之基本言訖俯伏爲嘻議未下明日黨人以急變聞飛語密
中準準坐此得罪既行過零陵踰大陂護兵從騎前後不相屬濱
夷乘間抄掠而去已而酋長召告之曰聞寇準在道若等奈何竊
賢相行臺神明其佑右乎趣遣種人持所掠還準伏道■引罪且
拜公慰遣之至南海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
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勘之者非吾意先是署東偏屋庳數楹陋
不蔽風雨準完基訪材揭爲層樓置几榻其間經史老莊及天竺
書環列前後暇或看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忉無廊
廟之貴者嶠南山水峻絕其道路往往斬崖瀕澗曲折高下馬不
能平進鄧縣官有伐竹爲輕輿以迓准者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
冒炎瘴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准昂然無隋穫容色其
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都東南門抵海岸
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
今日應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自是色空夢幻深諳諦法危坐終
日寂無它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
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死常之
功遇非常之器業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然後立且準
初縣計符入輔屬　三聖紹統四隅晏和　上方講稽儒術尊右
文教以盛太平之形容敵人睢盱出我不意衆號百萬北方騷然
文紳武綬策慮倒置準抗難犯之色建不拔之議天威燀揚霆激
而電掣大惠鋪迪春熙而日融民焉息肩士也卷甲憬彼氛祲凝
爲至和逮令三紀矣而羽書不馳烽燧不舉義信惇結古無與隣
準之功焉伏波尚父之功矣洎自秦川再相時闈闥親政猾險當
路恟恟中外寮遑底寧準密圖本元深遏萌漸毅氣一吐形于明
謨排邪斥疑瀆死不顧閒準之風者心魄駭褫而後知大正不可
干大姦不可肆大名不可取大器不可窺俟夫忠儒夫有立志及
真皇棄天下倖黨欲手畏伏忠義兩宮坐朝庶政平一輔翊慈惠
卒隆寶圖準之節霍子孟狄梁公之節矣準篤志于學而晉公亡
歲時祠祀感激泪泣然若孺慕者終其身不易在成安兄弟以卜

葬爲請葬曰未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士祭則大夫吾先人以
文學中高第卒事王藩若追贈未逮則陪臣矣吾豈忍以士礼葬
既通顯乃護二喪還成安　太子遣中貴人勉諭賻䘏恩礼數踰
等大爲搢紳榮初丁崖貳政以護冒自任又能陽爲戚施伺人顏
色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羹瀝凝髭須謂起以神徐拂之
凝正色曰公忝國大臣乃曲躬爲官長拂髭須耶謂大愧其後邪正
寖戾甚於冰炭蕭言營營日肆媒孽凝簡固醇挺未始一疑於心
故及南遷之難至於天下皆寃之無幾何謂敗得竄道縣海康凝
從者有欲爲感謀不利於謂凝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
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謂行乃罷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国
政民事無巨細鈞校利害爲　上悉陳之其旨粹其言簡故多所
開益餘黨即焚滅棄去雖至戚不得見好爲詩警策清悟有劉夢
得元微之風格其氣焰奇拔則又過之凝起諸生兩朝内外更委
幾四十載其間較評銓選揔決浩穰主財利之煩膺居留之重助
敷密畫分等大猷剖符十藩持節二鎮一踐樞弼再登宰輔小則

[illegible]刷除弊敗嚴之以關防正之以繩墨差立定格[illegible]可
[illegible]大則[illegible]動賢業彌綸帝載朝家繫之休戚政教關之治亂表正
四海斷[illegible]四一德凡累封户萬三百真二千七百爵上公階勳極品
功臣始賜推忠佐理加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人臣之遇其亦
至矣然而不置私第不營田園所得俸賜皆分給宗黨故舊去之
日家無餘資及朝廷許葬洛師獲還之潰僅能完給久之詔復舊
官爵賜謚曰忠愍公前娶許氏故給事中仲宣之女不及準貴而亡
再娶宋氏故左衛上將軍邢公延渥之女封晉國夫人準無子以
弟之子隨爲後隨勁介有履行終于殿中丞女四人長適樞密使
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次適太府卿畢慶長次
又爲畢氏繼室次適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張子畢孫四人長諲贊
善大夫次誦誠並大理評事次諭未仕君子謂公慮已也輕以約
謀國也最忍而固誼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
操利無以疚其心出處始終孚合大正昔之垂勲名載簡編者有
幾宜乎沒世三十年而天子思之生民懷之搢紳景行之古風穆

然炳炳如在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隼之謂也銘曰

太宗膺圖　章聖御極　丕昭武經　誕布文德　隼起孤童
遂階貴籍　歷事兩朝　荐釐庶職　剛嚴俊明　篤厚且直
非義不蹈　非忠不迪　開補治具　栢栢智力　拍陳機宜
保保容色　遼人猖狂　入犯王域　蟻結魏南　狼跳燕北
隼抗一言　群類惕息　天嗣繼照　闡慈參翊　倩萌構險
佞間投隙　隼矢一謀　姦人跛蹐　晏晏萬務　愉愉四國
如石之堅　我社我稷　如山之安　我疆我埸　亮節高峙
讒言衆惑　勞既不圖　從而得　風濤暮涉　瘴嶺晨陟
氣陵飛雲　誠貫白日　至于殞世　曾靡憂戚　道無久否
帝用近惜　申詔在庭　俾書其實　海田變更　陵谷遷易
隼之大名　時萬時億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史館修撰歐陽　脩

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

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
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
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憐不忘　先帝之臣以假寵於
王氏而勗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　文考真宗叶
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
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
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
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
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
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周漢之際
逮事　太祖　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祀盧多遜言趙
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

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時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敏重能任大事遊權遠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

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頓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　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　宋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恒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公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准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殿旁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見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

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晏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兼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粮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款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蝗飛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官者劉承規以忠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不過留後公任久人有謗公於　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　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非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　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　皇太子拜公公言　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寇萊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

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賛善大夫冲次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景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廷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　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而俱享其榮沒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

日謹考國史參稽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始終之節而錄其行紀者輙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　聖賢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　相我　真宗　真廟翼翼　魏公配食

公相　真宗　不言以躬　時有大事　事有大疑

匪卜匪筮　公爲蓍龜　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　問其妻孥

包畢兵革　問其鄉士　百工以職　問其庶民　耕織衣食

相有賞罰　功當罪明　相所黜陟　惟不惟能　執其權衡

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　孰不爲相　胡能有終

公薨千位　太尉之崇　天子孝忠　丞薦清廟　佑我

聖考　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　春秋從享

萬祀無窮　作爲歌詩　以諗廟工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还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　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俊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

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
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　陛
下養德東宮　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　陛下由王官宮臣卒
登宰相九所以輔導聖德夐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
年公既薨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
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
淄公事曰公諱祥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
祖諱庸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
顯曾祖諱[illegible]以來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
封秦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人妣
吳氏[illegible]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
相張文節公[illegible]撫江西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
又[illegible]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
[illegible]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采讀祕書命故

侍郎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
禮郎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日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
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
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
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
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　天子爲皇太子以尸部員外郎充太子
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
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
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
以其稾進示不洩其後悉閱　真宗閤中遺書得公所進稾類爲
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
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
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副使判吏部
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自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修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院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交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乘爲施行自官長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公

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因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修土訓及　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　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改其葬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

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
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
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
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
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
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
銘曰

有姜之裔　齊爲晏氏　齊在春秋　晏顯諸侯　傳載柏子
嬰稱于丘　其後無聞　不亡僅存　有煒自公　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　實相　天子　天子曰噫　予考
真宗　唯多名臣　以臻隆盛　汝初事我　王官東宮
以暨相予　始卒一躬　輔　我以德　有勞于邦
公疾在外　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　汝　予舊學
凡今在庭　莫如汝舊　孰以畀予　惟　予聖考
今既士矣　孰爲予老　何以贈之　司空侍中　禮興有加
予思何窮　有篆其文　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　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　永昭厥後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懿公孫　扑

皇祐五年正月庚戌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行尚書右丞丁
公薨于京師翌日乘輿臨吊賜贈物有加遂以天官尚書章紱一
不御垂拱朝太常准功行謚曰文簡越三月辛酉克葬于鄭州新
鄭縣旌賢鄉之原明年詔臺臣某識其事以信來世謹按牒公諱
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先世家姑蘇徙清河又遷冀大王父嵩始
壯會梁晉怙亂歲歲扼河相持避不仕以公貴贈太保大父顗清
泰末與仲弟入契丹及還乃占今籍性好學裹囊中金盡以置經
史得八千餘卷築大室保藏之時名儒若寇萊公馮魏公並遊其
門詩書以卒業晚應三史舉不中第終爲贈太師考逢吉有節行
章聖在藩邸與張耆楊崇勳皆給事左右增家書至萬卷東朝圖
記蓋有補助既而張楊以攀附浸貴獨引退辭老授將作監丞致

仕贈中書令曾王妣張氏王妣劉氏妣賀氏追封衛韓魯三國太
夫人中書令五子公最少生八日目始開年十一穎悟端碩與並
時諸生不類因大啓書室使之縱觀公取數帙掐篇目問義安在
的的如成人言及長能屬文雅好謨誥遂擬爲書命數篇不錯不
龔詞氣酋然由是名聞公卿間祀汾陰之歲應服勤詞學科擢上
第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靜海郡稍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上踐
祚改太常丞是時大明繼臨純健丕迪四海面內仰觀功德公獻
書墀下博延經臣以敷講道義增置諫列以切劘治體籍荒田墾
闢之數爲令佐課效使流庸自古限宗屬親疎之別立補蔭名格
使妄冒不作其言典直正　天子始器之進太常博士加緋魚守
吳興民有訴訟者公問狀拳然坐閤中麗博曲直按昇事下吏十
無二三者郡俗大服牢固無繫尋爲四京轉運使內官督役河陰
暴不循法叛卒亡命山林凡數百公選強辯軍校曉諭招還之止
坐首謀大史奏昌陵有異氣非吉祥須增築始可厭公入對[illegible]
所以寧先神不時繕修非經義乃止又徙長葛治單鎮許[illegible]

授祠部員外郎代還以本官知制誥錫服三品大河東北占
勢兵處景德間蕃兵戰討有功其後寖死不補無以厭軍邊公首
講馬射之法以全其籍再遷刑部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元昊反
朝廷議奪官爵公謂戎狄酋長自古盜名號者多矣矧夏人萌借
竊心歲且久削之必不能止叛計但自損威靈耳屬獻謀者言頗
異議遂格已而賊果侵餘畫疆境上時邊遽相屬大臣奏事或日
旰詔無給休假公引東晉區區符堅擁百萬衆入寇謝安命駕
遊適人心以寧今醜類跳梁持柄者過爲勞勩適足使四疆窺淺
深非良筭頭一切如舊葉清臣議制銅獸符給諸路帥領調發期
會並公古制公言今昔殊尚文質異宜符若一施僞將官出成敗
所係可不慎重率罷之尋兼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爲學士承旨
詔獄常用中人充制使公援唐時大獄皆三司雜治況申理冤滯
憲臺之職可更委御史中書制事本樞密顓兵謀公稱古之治天
下者其號令本於一今二府離軍民之筭機會措置猝有同異則
人心得以疑惑非國體　上然之凡兵戎重務始許通議故事諸

部監司及藩鎮牧守被命赴職　陛辭日皆召見賜對至是罷之
公曰臣子領外權以生齒爲寄其畀付固甚重　陛下宜臨遣惇
諭勗之條教奈何德音咫尺耳院院不得聞非聖人憂元元與賢
者共治之本意俄兼端明殿大學士西師未解　上問用人以資
與才孰先公對平時較殿最第資考俾進用有漸所以循古法而
謹常道若夫殫大務扞大患判大疑則擢才爲急　上頷公在翰
林久矣乃不自爲之地直確厚長者居無何諫官或言公請間求
用　上曰度寺從十五年未嘗一語及私若安得是說因召執政
申諭之慶曆五年遂用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禁衛稿
發大臣有素善楊愔敏者議遣官留鞫禁中公曰肘腋之變事切
宗社當付外庭窮索證逮蕩動兇醜以正國家典刑乃欲依違貸
罪黨邪固爭之聲色俱厲及晡然後已數月報請解職授紫宸殿
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復改觀文殿學士知荊南二部侍郎合宮均
慶陵尚書右丞近時政府罷免例從外職獨公入觀中講還即閉
門靜居寵辱進退若不在己素康寧一世以疾聞　上亟遣中貴
人挾太醫診脉藥未再劑晏然謝去享年六十四悲夫公坦易疏
達清通敏亮不吝外飾率由天誠讀書止究大義章句解詁脫略
不記與士人交初若無崖岸無畛域及游從論議或一言一事小
戾正道則辭意勁訐無臺釐假借之色性忠赤朝家事典關治亂
安危者多密疏抗辯大抵渾渾直致發於胷中稽摩隱微既又乃
驗人問之則逡讓不自名往往荅以他語間屬數陰慈忮橫啓誣
詛雖衆談錯出未嘗少回以合時尚初　章獻皇太后輔政公鋪
道前世緣舅家致敗閔之跡撰王鳳論以獻明白委曲無所諱忌
嶺南歐希範平公白交州雖外臣自克占城勢頗張又谿洞諸小
種土域環接疑有附險連勢陰持兩端廣邕欽梧雷五州之境所
控尤要害請勑守臣嚴戍邏結聲援踵唐五管之法以備侵軼未
再歲廣源蠻大擾南方如公言國馬數絀公因啓苑監古法非不
孳衍但寓之之令未能經遠若聽天下郡縣牧養之家不登爲產
力則四方多矣夫君民猶一體民馬既足國何患乎不足在中書
日究人扣待漏院理訴公縷縷問或告曰丞相亡所詰已獨然非

自安之計公默不應素知兵書熟　本朝典故前後畫便宜率疆
場間事語西北猶切至於軍校進補士伍番戍堡障發置營部高
下參綜次序一本　祖宗舊制號稱詳平侍經筵讀史傳據歷代
本末極陳繇邪正致盛衰之說以感悟主意每經終及歲時賜與
輒懇懇辭避且云臣與韓琦俱嘗在兩府琦護塞盡瘁臣侍顏從
容豈宜蒙賚益以重過　上嘉歎者久之生平廉畏自奉泊如所
得俸稍計伏臘外均賤宗戚貧甚者嫁娶送葬仰公而成雖疎屬
如一晚歲通恬理紛華玩好捐絕不視處一室左右几案惟經史
子集而已室之外架二欄植脩竹日吟誦其間賓自遠方至坐未
既則訪以所過郡邑歲之豐凶吏之良否民之苦樂間歲豐吏良
民樂則衎然如不能勝其充已憂人如是朝廷既大享召群子弟
語曰昔文正公宰天下僅十五年及薨子孫有未齒且薄者吾愛
之慕之自今不復有請矣若等姑自策勵因著慎言職以示戒勗
洛中營小園心念念告老去京既且草未上而終士論深所追惜
公之踐歷若吏部南曹尚書刑部登聞檢院權發遣三司公事純
察在京刑獄管勾詳源觀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皆一領焉秘閣秘
書省省刑院吏部流內銓審官院三司磨勘司通進銀臺司權發
遣開封府事南郊齒簿使皆再領焉太常禮院尚書都省皆三領
焉又為群牧使河東宣撫副使契丹生辰使南郊禮儀使功臣曰
推忠推誠佐理保德階至光祿大夫勳為上柱國爵封濟陽郡開
國公賦邑二千六百戶真食六百戶所著詩論制誥奏議碑頌等
離為七十卷藏于家致道雅正文辭純緻較漢唐名賢不少減又
譔錄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慶曆五錄五卷慶曆繕邊錄
一卷國朝具貞一卷編年揔錄八卷大唐史略一百卷管子要略
五篇備邊要覽十篇寰海後圖刊定武經揔要五十卷唐書紀十
卷志四十卷集韻十卷褒貶義例得太史公之遺法美哉凡三合
姓始娶陳氏潁川郡夫人故蔚州刺史贊之孫再娶呂氏東平郡
夫人故宰相蒙正之女三娶張氏清河郡夫人故參知政事洎之
孫並先公而沒輔車之西皆舉以祔焉禮也子男二人諷太子中
允集賢校理諲光祿寺丞篤學有行檢人以世濟待之女二人長

適大理寺丞方安人早亡次適國子監直講楊忱孫男二人義叟
唐叟俱爲太常寺太祝女孫三人長適大理評事范宗賢二尚幼
嗚呼有後哉君子謂公約以處己恕以接人誠以事君勞爲不自
能美爲不自售孜孜輔道始終一節易所謂立不易方者公得之
矣銘曰

君子復用　以純誠先　哲人事業　推直道難　二者參立
茲爲本原　有美文簡　心坦以毅　行方而堅
章聖在宥　汾睢告虔　巍設科等　大寵俊賢　公試墀下
擢居衆前　帝始御極　龍飛于天　健順丕斡　清明浹宣
公踐朝闥　亨塗始爲　灝灝書府　峩峩掖垣　或紬史法
或代王言　公復古誼　玉署詳擇　金華博延　其文炳然
時視詔草　日陪威顏　公講事本　經謀實繁　乃賛萬樞
乃參庶績　推以治體　濟之勤力　內重國論　朔犬柱石
外探兵鈐　綏固疆埸　生屯鞭亮　動亨齊慄　不將不迎
不矯不激　不求利權　不取名跡　人其謂何　我則惟一
寖蹈晚節　解還前職　紛乎世華　淡若虛室　裹橐胥照
初終罔易　疑神粹和　屢首歸沒　士伍追範　朝家慨惜
詔俾刋錄　庸傳行實　嗚呼公兮　古之遺直

新刋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　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銘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大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賛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會脩　真宗實録而起居

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　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　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　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　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具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午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隍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言李冰神子署官屋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　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　天子

在知公嘗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譴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久之　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胥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復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與宦官怒言　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　陛下惜爾　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　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　上開說　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

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
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明府居一歲中遷戶
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官者
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
明交章上　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爲罷繼明獨
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議論不私見嫉被貶斥已而稍復
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安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
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　天子
嘗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
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
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
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
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illegible]
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illegible]

者吾聞夏人方捕叛俗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
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
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
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
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
月某日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視朝二日贈
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享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中書令公累
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
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
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
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
爲周司馬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
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
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
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稱其後世

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
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　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
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　世遠支分　因居著姓　各以其人　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　克大自公　厥聲以振　乃秉國鈞　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　夷險一節　帝曰噫歟　餘有勞臣　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　惟此勞臣　實予同德　憂國在心　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　諸將無功　俾我舊老　不遑居中　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　有請未報　奄云其終　歿而後已　茲可謂忠
惟　賚之褒　其言其簡　銘以述之　萬世丕顯

張文懿公圭遜舊德之碑　祁

惟　宋四葉天以端命付　皇帝既杜南邦乃建元儲始御資善
堂參聽天下事　真廟委成群臣道審訓奉上國寶　皇帝即位
遷敬光合華道益大興天壽地持罔有不承惟其佐曰清河張公由
戶部吏部二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友合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
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爲賓客以樞密副使給事
中領詹事出入兩宮實輔實維逮潛而飛神攄景發首扣天極上
之六年制詔有司　先帝遺　朕寶臣曰圭遜毗亮厥初勤勞我
家外經內幹聲烈嘉飭罔德不疇　朕寶臣曰圭遜毗亮厥初勤勞我
前此公已三遷爲尚書左丞乃以禮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分
執政事筆於時綱紀文章張設修明公與二三臣協恭濟虔風力
銳甚因其故而奉行之本其宜而財相之以鎮浮捉動便安元
元之道甚備翕然號稱職相故樞密使曹利用素貴強宗子留鄉
里使酒不軌既具獄或謂利用並坐上疑以問執政衆噤嘿相顧
望公徐曰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獨不肖子爲之時門語先入利用
得罪公以議不合罷爲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宰相文正王曾亦爲
上別白曹事終曹氏復爵土還所籍產官其子孫居二歲朝京師
以檢校太傅領定國軍節度知許州踰年用舊官復入相進中書

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　上專攬萬務除門下侍郎仍前官遂總
魁柄未幾以左僕射保留西雒時楊崇勳亦罷樞密使以帥節兼
台司同謝殿中班在公右　帝撫然悟明日授公檢校太師山南
東道節度以宰相秩復守許員公不以漢相尊廢事事為政有體
不曲折煩苛時時方略縱捨有足觀者賦訂在民類先與期故所
到皆有惠利仁愛築大隄環城以障瀦潦賑積爍完戶免墊愁許
人蒙休饒碧頌功移判河南府久之　上推雅故復進公為上宰
盡還前在丞相府之領俄封邳國公戎落叛命披屬國羌以動西
陲屯邏狀安責戰無素公建遣近臣出護諸將切敕持重折賊鋭
衝長纓四絡以須其潰公去位五年賊終納款公既以年高位隆
萬或一悔有不勝任之責乃七表上還印綬面陳又十數雖一上
之所以拒而留者亦不勝記公執不回遂冊拜太傅進封鄧國公
聽謝特詔朝朔望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出入施繖與一子五
品緋賜近城園一區月給實奉國朝自中書得老者以公為初辞
朔望惟朝會一再至至必　上眷賜加等或遣中侍者勞問嘗御

飛白千歲二字賜公難老公因鋪叙前後所錫書九百函為歌一
篇賛成盛德皇祐元年正月己未薨於第享年八十有六翌日問
聞　上駭歎趣外辦車駕或言日直　陛下元命不可往　上曰
股肱實虧日於何避遂行哭之慟賜銀三千兩布帛醪米副之以
太師中書令賁其柩進姓宗黨官若職者十有六人嗚呼公字順
之淳化中與鄉進士試禁中占對鴻徹　太宗異之擢乙科調鄭
鄉主簿射洪令以異政聞改襄陽令外憂自免還除秘書著作佐
郎知邵武縣轉本省丞號略楊億在翰林高持風鑒少所器可薦
公才堪御史因授監察御史頃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輒却
直宗不次用公執政賀　上得人換廣南東路三遷至兵部員外
郎代還授河北轉運使改工部郎中河齧棣州有詔徙陽信官見
粮多不可以遷公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餘以貸民年如約輸
入新郡振乏權高脆衆賴以紓　真宗最公治狀欲遂寘左右會王
府開面命公曰枚選于衆無易而才公拜稽首遂用調護公身七
天進退安重中隱正外文明篤於孝友根於仁愛尉易士大夫歆

豔成就出門下者皆一時鉅人施予姻舊亶稍略足不問在否幾何任樞省凡八年後三至台輔去位又十年所遇不同而事皆可紀方　上諒闇冢司持衡排柢時望陰席權寵公居其間防檢百爲身侔長城慮先元龜妖脰讒具無所投汙然而卒定大事蓋乾興時善公之謀　章獻佐治軒陛重嚴公事　二聖外謀必聞裏言不宣孝承慈右鴻名雙濟及乾剛獨奮有弗厭者一切罷免而公見留宰相文惠陳堯佐門下生竊出上書妄言變事又有譏諫官立黨者公還奏　上前質其誣衊於是者告結三歲刑諫官事寢不下故明道間見公之忠耆德復用　上方厲精聽斷公朝夕進見一力匪懈登畯籲良緝興化條大和嘉生烝薄滲漉舉天下全盛視公所以致君至不至邪大抵相創業者先功相守成者先德經綸之業易言而鎮靖之績難知公可謂治世之傑輔皇極之全懿者已故寶元已來著公之勞公之引年人間事一不慨意閱黃老旁行書粗以應外精以治內乘和日化與相頹靡再過鄉上冢召故人長者散金爲壽野服巾車不自貴其貴百祉蕃并化爲康寧偃然牖下如蛻一委當此時搢紳大夫之觀又善公終　聖上所以惻怛悼痛舉哀外次三不視朝有司謚爲文懿匪公孰宜

九附官見職者審官審刑二院史館會靈觀判官以近臣兼之契丹國信使在藩房時帝所特選祥源觀使以宥密領之集賢殿昭文館二學士監國子南郊大禮使　獻懿二太后園陵使以執政涖之邑戶萬五千七百勳階極品功臣出處更二十六號公於書史多所汎覽爲辭章深純典正尤嗜詩所得皆自然經奇無有厭倒故禮部尚書清河張詠許爲第一流生平編次成十集既詔索遺藁家丞錄五集以獻遂秘禁中信乎有德而又有言者歟公之先蓋漢陽王東之苗裔系牒湮落世數失傳至曾大父諱育從唐本道帥趙凝府鈞校用度奏爲大理評事凝破避兵沂漢止均州鄖鄉道葬焉配曰郭氏大父諱裕試金吾衛長史主陰城鹽鐵院配曰胡氏父廷朗隱約違世配曰趙氏二龐氏李氏三世皆深究浮屠法取和於天遺累於人公爲祖系詩頗言其詳漢陽爲譏所軋叙報不永委胙在下必還其初故公能推恩以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郕楚韓三國公上追先烈以燕晉魏韓魯越
國自妣而上五族爲大夫人公即魏國所生七日而母夫人喪屬
公於姑顧復勞苦至於成立公請於朝封姑爲南陽縣太君其喪
也如母而不緦姑子全氏贈太子左賛善大夫公娶姓三蔣黃氏
追封晉陵英國二夫人馮氏封舒國夫人叶庀宗事蕙薰蘋潔宜
其爲令妻也四男子曰友直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曰友偁殿中丞
曰友正將作監丞曰友誼奉禮郎獨早世　上卹其孤故友直爲
史館脩撰友偁任親民官友正遷大理寺丞淬孝礪忠叅持門閥
宜其爲才子也四女子孟歸安氏積爲工部郎中仲歸李氏昭遘
爲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叔歸呂氏公孺爲大常博士季歸王氏
素爲刑部郎中柔則順義鈿服委它宜其得賢婿也薨之年夏四
月癸酉克葬公於河南府登封縣天中鄉之原英舒二夫人祔焉
諸子以叙公之業有故吏狀節公之惠有容官議册愍于朝誌埋
諸幽奏終藏事無不如志惟繂石巋存可刻以磨若又著庸其上
顯攄無窮誰不謂然乃請而命史臣某係以詞曰

惟天興雨　有雲敵蒸　惟碎撫期　有賢挺生　賢者謂誰
英英令君　竭來于朝　對我　聖真　帝啓南社
實護且毗　既在東宮　陟降不違　帝受冒珍　瑞福紛綸
負日當天　四海復晨　內經鴻樞　帝心呂嘉　三陟宰司
并秉將牙　公之在期　百工儀儀　莫匪畯良　黍稷熾豐
自伏而戎　疇敢不王　公之出藩　人以阜安　爲國傳呂
靡厲靡患　牢圄歲空　吏老還第家　吏不傳爰　用京永年
班視台鉉　寵光益振　陶天之和　來始疾憂　殁軫餘思
委化而蟫　帝嘆悠遺　行不便時　殮以衮章　有德在民
凡公猷爲　一代宗呂　有勛在史　有德在民　昔周之奠
佐成以功　叶振權綱　王道郅隆　在害之說　輔明以嗣
擁全威靈　大猷訖濟　公視二呂　孰爲後先　著辭表阡
風烈永傳

所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